

## 從貴遊到眾遊：

# 漢代與民國「異物」賦的文學場域展演

## 及其天下（世界）圖像

梁淑媛

### 摘要

「異物」之知識分類而言，其「不同於俗」的「新」與「奇」，常與文人懷才不遇或孤憤之狀連結，文人即使未嘗親睹這些異物，但從聽聞或其物類屬性，特別羨慕這些「異物」能為宮廷帝王貴族所欣賞。透過這些「異物」也正足以成為感懷自傷的媒介，並且藉異物隱喻自身奇特高潔而不流俗、「不同」於大眾，甚至於質疑庸才得位。由此藉異物之書寫以彰顯一己清高之心志，這樣的書寫亦蔚為漢代述志摠情的詠物小賦書寫。

傳統漢大賦對「異物」的鋪采摛文，以及詠「異物」的抒情小賦，到了近兩千年後的民國初年，賦作文體運筆之於「異物」對象，呈現了什麼樣的風貌？當觀看異物者不再只是上層貴族，也包括了庶民百姓、普羅大眾；遊觀場域從「皇家園林」變成娛樂性十足的「遊樂園」，在這些時空環境的改變之中，書寫者既有懷才不遇的士人，亦有賞奇獵新的報刊撰文者，然而何以他們鍾情且熟稔於「賦」之文體寫作？本文主要析論的賦作有民國初年雙木〈新世界賦〉（仿曹子建銅爵台賦）、病鴻〈春日遊大世界賦〉、童繡佛女史〈遊大世界賦〉、了餘〈大世界觀跑冰賦〉（仿吳錫麒鶯脰湖觀漁賦體）、但燾〈龜鼈賦有序〉等，及旁析不著撰人〈大世界廣告〉及曹植〈神龜賦有序〉為輔。

---

\* 梁淑媛現職為臺北市立大學中國語文學系教授。

藉由民國「異物」賦作書寫，相較於漢代以降的書寫手法、情感、文化政治氛圍，探討其有何異同及其可與比較討論之處。

關鍵詞：民國異物賦、〈新世界賦〉（仿曹子建銅爵台賦）、〈遊大世界賦〉、〈大世界觀跑冰賦〉、〈鼉鼉賦有序〉

## 一、前言

「異物」之說，古已有之，漢代史書多有所載。如《史記·屈原賈生列傳》：「賈生為長沙王太傅三年，有鴟飛入賈生舍，止于坐隅。楚人命鴟曰『服』。」<sup>1</sup>集解引西晉晉灼之語說道：「異物志有山鴟，體有文色，土俗因形名之曰服。不能遠飛，行不出域。」<sup>2</sup>此《異物志》為巴蜀地區之書。賈誼（西元前 200-168）曾撰〈鵬鳥賦〉，其中有兩處寫到「異物」，指的就是與長安常見物類不同之異地、異域之物，在時人的認知上多少帶有神異的質性，且被指稱為是不吉祥之物：

單闕之歲兮，四月孟夏，庚子日斜兮，鵬集予舍。止於坐隅兮，貌甚閒暇。異物來萃兮，私怪其故。發書占之兮，識言其度，曰：「野鳥入室兮，主人將去。」請問於鵬兮：「予去何之？吉乎告我，凶言其災。淹速之度兮，語予其期。」鵬乃嘆息，舉首奮翼；口不能言，請對以臆……且夫天地為爐兮，造化為工；陰陽為炭兮，萬物為銅。合散訊息兮，安有常則？千變萬化兮，未始有極，忽然為人兮，何足控擗；化為異物兮，又何足患！小智自私兮，賤彼貴我；達人大觀兮，物無不可。貪夫殉財兮，烈士殉名。夸者死權兮，品庶每生。怵迫之徒兮，或趨西東；大人不曲兮，意變齊同。……<sup>3</sup>

何以賈誼會認為鵬鳥是「異物」不祥之鳥，甚至會招致危及性命的凶事災禍？根據饒宗頤（1917-2018）〈賈誼《鵬鳥賦》及其人學〉一文考證：

鵬字又作伏鳥，陝西乾縣出土《章懷太子墓誌》云：賈生賦（伏鳥（《文物》一九七二年七期）集韻入聲一屋有鵬無伏鳥字。《類篇·鳥部》亦不見伏鳥字。《西京雜記》：長沙俗以鵬鳥至主人家，主人死。《荊楚歲時記》：「鴟大如雞，惡聲，飛入人家不祥。」《晏子春秋》下記柏常騫禳梟事。楚帛書（倉月）又（梟）（內）於上下。印度古經典中梟屢見，《梨俱吠陀》《阿達婆吠陀》皆見之。《梨俱》X（一）一六五·四，梵語梟為 luluka。uluka 四眼，為死神 yama（琰摩即閻王）使者。印度 Mohenjadano 遺址出土有骨梟。馬王堆軀侯墓中非衣二件，其圖中有三鳥，一在中間展翅，只立水兩

<sup>1</sup> 〔西漢〕司馬遷：《史記·屈原賈生列傳》（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頁2496。

<sup>2</sup> 同上註，頁2497。

<sup>3</sup> 費振剛、胡雙寶、宗明華：《全漢賦》（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3年），頁2、3。

旁，可能即指梟鳥。秦器金飾上鷗梟形物（《文物》一九九五年六期）。<sup>4</sup>

由是以知，不論中國古籍或印度語典、古墓遺物，根據的是實際經驗法則所得的實證，鷗鳥飛入人家，必有人死，它是死神的化身：

誼屬於早熟而夙慧型人物，其著述〈鷗鳥賦〉值得仔細咀嚼玩味；其于 24 歲時任長沙王太傅，居長沙一段時間，今馬王堆出土群籍與其著述互相考證，多有待於抉發。觀〈鷗鳥賦〉末段，賈子之學，以人事為重，所重在人之道德。賈子釋神明，從人身精神上立論，故稱其所重在人學。<sup>5</sup>

賈誼〈鷗鳥賦〉雖然看似以道家之學討論神明「異物」，並藉以發揮死生之理，但歸宗所在仍是人學。這也是後代賦作託物言志，述志摠情常見之筆法。廖國棟曾將「詠物賦」定義為「以吟詠物之個體為主旨之賦，謂之詠物賦」，據此，廖國棟並將魏晉時期詠物賦分為「天象、地理、植物、動物、器物、建築、飲食」等幾類。<sup>6</sup>除「一般」物象之吟詠外，以漢代來說，除詠物言志可見「異物」之書寫外，另有書寫漢帝國體國經野、恢弘氣象之賦作，亦常可見「異物」充斥其中。例如《史記·司馬相如列傳》引〈上林賦〉中「栲棗楊梅」，關於「栲棗」為何物？〈索隱〉張揖云：「其大小似穀子而有核，其味酢。出江南。」並引《荊楊異物志》：「其實外肉著核，熟時正赤，味甘酸。」<sup>7</sup>來說明。顯見因各地物產豐饒，類似《異物志》這一類書籍，在古代已成為提供許多名物解說重要的參考資源。漢賦作者在體物逞辭的運用上，顯然「異物」作為一觀覽對象與行文主題，頗有引人入勝，鋪奇炫技之效。《漢書·西域傳下》最末之〈贊〉中，班固（32-92）說道：

遭值文、景玄默，養民五世，天下殷富，財力有餘，士馬彊盛。故能睹犀布、瑇瑁則建珠崖七部，感枸醬、竹杖則開牂柯、越雋，聞天馬、蒲陶則通大宛、安息。自是之後，明珠、文甲、通犀、翠羽之珍盈於後宮，蒲梢、龍文、魚目、汗血之馬充於黃門，鉅象、師子、猛犬、大雀之群食於外園。殊方異物，四面而至。於

<sup>4</sup> 饒宗頤：〈賈誼〈鷗鳥賦〉及其人學〉，《東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 5 卷第 4 期（2003 年 8 月），頁 99。

<sup>5</sup> 饒宗頤：〈賈誼《鷗鳥賦》及其人學〉，頁 99。

<sup>6</sup> 廖國棟：《魏晉詠物賦研究》（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90 年），頁 13。

<sup>7</sup> 〔西漢〕司馬遷：《史記·司馬相如列傳》，頁 3029。

是廣開上林，穿昆明池，營千門萬戶之宮，立神明通天之臺，興造甲乙之帳，落以隨珠和璧，天子負黼依，襲翠被，馮玉几，而處其中。設酒池肉林以饗四夷之客，作巴俞都盧、海中磧極、漫衍魚龍、角抵之戲以觀視之。<sup>8</sup>

文中以「殊方異物，四面而至」，歌頌西漢初年帝國天威及盛世之狀。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文中所提到的幾個「異物」，其中「大雀」即鴛鳥，班固的妹妹班昭曾撰寫〈大雀賦〉<sup>9</sup>，《後漢書·孝和孝殤帝紀》記載「安息國遣使獻師子及條枝大爵」，此處所說「大爵」即「大雀」，班昭的兄長，也是班固的弟弟班超，出使西域 31 年，除讓西域五十餘城國得以與漢友好，平息戰事，亦間接促成諸多「異物」在朝貢行列中，得以進入中國人的視野。班昭此篇賦作，是較為早期描寫從西域進貢鳥類之賦篇。

除了陸地上「異物」，海中「異物」亦是一大奇觀。文中另一異物「瑋瑁」、「文甲」，唐朝顏師古作注說道：「瑋音代。瑋音妹。」另曹魏的如淳也指出：「文甲即瑋瑁也。」清初著名的字典《正字通》曾詳述瑋瑁之狀：「瑋瑁生南海，介屬，狀似龜鼈，殼稍長，背有甲十二片，黑白班文，邊缺如鋸齒，無足，有四鬣，前長後短，煮其甲，柔如皮，因以作器。」事實上，西漢陸賈（西元前 240-170）《新語·道基》早已指出：「夫驢騾駱駝，犀象瑋瑁，琥珀珊瑚，翠羽珠玉，山生水藏，擇地而居」，<sup>10</sup>另外，東漢王符（83-170）《潛夫論·浮侈》也曾說道：「犀象珠玉，琥珀瑋瑁，石山隱飾，金銀錯鏤，璽甕履舄，文組綵縹，驕奢僭主，轉相誇詡。」<sup>11</sup>除了生物性海龜之屬的瑋瑁，若將《漢書·東方朔傳》言及「宮人簪瑋瑁，垂珠璣」，顏師古注：「瑋瑁，文甲也」，<sup>12</sup>顯然此珍奇異物亦已加工處理成為身上裝飾之配件。

一般而言，「異物」涉及對於「物」之分類知識概念，人對已見熟悉之物，將性質相近者歸為一類，謂之「同類」之物；相對的，對於新接觸認識之物，若屬於先前已知之物相近者，則仍歸屬於先前之同物，但若發現此新物與先前認識之物不屬於同屬性者，則歸之於「異物」，如大雀（鴛鳥）雖都屬於鳥類，但與其它大鵬、燕雀等之鳥類又有所差異。「瑋瑁」（文甲）

<sup>8</sup> 〔東漢〕班固：《漢書·西域傳第 66 下》（北京：中華書局，1964 年），頁 3928。

<sup>9</sup> 〈大雀賦〉：「嘉大雀之所集，生崑崙之靈丘。同小名而大異，乃鳳皇之匹疇。懷有德而歸義，故翔萬里而來遊。集帝庭而止息，樂和氣而優遊。上下協而相親，聽《雅》、《頌》之雍雍。自東西與南北，咸思服而來同。」

<sup>10</sup> 〔西漢〕陸賈著，王利器校注：《新語》（北京：中華書局，1986 年），頁 23。

<sup>11</sup> 〔東漢〕王符著，彭鐸校正：《潛夫論》（北京：中華書局，1997 年），頁 130。

<sup>12</sup> 〔東漢〕班固：《漢書·東方朔傳第 35》，頁 2858、2859。

雖屬龜類，但亦不同於一般陸地上或其它水上之龜。換言之，「異物」是從「同、異」概念來區分，其中涉及概念及其性質確認，以及分類知識的建立。然對觀看者而言，通常「異物」為「奇」、「新」之物，因此「奇物」之稱也屢屢出現在漢代文獻，如《史記·大宛列傳》：「天子既聞大宛及大夏、安息之屬皆大國，多奇物，土著，頗與中國同業，而兵弱，貴漢財物」；「漢發使十餘輩至宛西諸外國，求奇物，因風覽以伐宛之威德」。<sup>13</sup>以上兩段都強調西域各國多「奇物」。漢朝為求奇物，除懷柔使西域國家臣屬，有時也以兵戎征戰，獲取大漢東土所沒有的「異物」或「奇物」。從觀覽者而言，漢代這些異物、奇物幾乎全為帝王及王公貴族，或者來自進貢國家使節所欣賞，前引《漢書·西域傳下》即說道：「殊方異物，四面而至。於是廣開上林，穿昆明池，營千門萬戶之宮，立神明通天之臺，興造甲乙之帳，落以隨珠和璧，天子負黼依，襲翠被，馮玉几，而處其中。設酒池肉林以饗四夷之客，作巴俞都盧、海中磬極、漫衍魚龍、角抵之戲以觀視之。」換言之，這些觀看者的身分並不下於庶民百姓，觀看的場域也在於漢代皇家園林（「廣開上林」），甚而為招待賓客，還有娛樂性節目「魚龍、角抵之戲」串場：「角抵戲」為漢代對各種體育活動和樂舞雜技的總稱。包括角力、扛鼎等雜技、幻術和裝扮人物、動物的樂舞表演等。<sup>14</sup>「魚龍」則為漢代百戲之一，作魚龍變幻狀。漢代貴遊文學作品，包括漢大賦對此異物、奇物之狀頗多描繪。然而從「異物」之知識分類而言，其「不同於俗」的「新」與「奇」，又常與文人懷才不遇或孤憤之狀連結，文人即使未嘗親睹這些異物，但從聽聞或知其物類屬性，特別羨慕這些「異物」能為宮廷帝王貴族所欣賞，透過這些「異物」也正足以成為感懷自傷的媒介，並且藉異物隱喻自身奇特高潔而不流俗，「不同」於大眾，甚至於質疑庸才得位，由此藉異物之書寫以彰顯一己清高之心志，這樣的書寫亦蔚為漢代述志摯情的詠物小賦書寫。傳統漢大賦對「異物」的鋪采摛文，以及詠「異物」的抒情小賦，到了近兩千年後的民國初年，賦作文體運筆之於「異物」對象，呈現了什麼樣的風貌？當觀看異物者不再只是上層貴族，含括庶民百姓、普羅大眾；遊觀場域從「皇家園林」變成娛樂性十足的「遊樂園」，在這些時空環境的改變之中，書寫者既有懷才不遇的士人，亦有賞奇獵新的報刊撰文者，然而何以他們鍾情且熟稔於「賦」之文體寫作？這樣的「異物」書

<sup>13</sup> [西漢]司馬遷：《史記·大宛列傳》，頁3166。

<sup>14</sup> 《漢書·武帝紀》：「（元封）三年春，作角抵戲，三百里內皆觀。」顏師古注：「應劭曰：『角者，角技也。抵者，相抵觸也。』文穎曰：『名此樂為角抵者，兩兩相當角力，角技藝射御，故名角抵，蓋雜技樂也。巴俞戲、魚龍蔓延之屬也。』……抵者，當也。非謂抵觸。文說是也。」班固：《漢書·武帝紀》，頁194。

寫相較於漢代以降的書寫手法、情感、文化政治氛圍，又有何異同可與比較討論之處？

## 二、極視聽之娛：宮廷苑囿與大眾遊樂場之「異物」

漢代張衡（78-139）〈西京賦〉中刻畫百戲生動活躍、形容淋漓盡致，迄今吾人猶能想像其當時雜技高超之藝術特色，以及場面鋪排之驚險華麗，而在民國初年〈新世界賦〉（仿曹子建銅爵台賦）及〈大世界賦〉當中，描寫上海「新世界」與「大世界」的表演場地及型態，也都是「極其壯觀華麗」且「百戲雜陳，單從戲劇類和曲藝類節目表演場所來說，大世界可以說是國際上最早的，也可以說是目前世界上獨一無二的戲劇超市」。<sup>15</sup>古今相較，二者可謂極其近似。

漢代張衡〈西京賦〉中描寫的百戲，是一幅生動的漢代帝王生活圖景，「百戲」是樂舞雜技的總稱，源自秦漢之際，會集當時的各種娛樂活動，除了雜技、武術、幻術、滑稽、角抵、滑稽表演，也包括演唱、舞蹈及賦中最後載記的馬戲……等多種民間技藝的綜合表演，廣泛流傳在宮廷、貴族社群的生活世界。箇中包括許多不同的表演形式和豐富的項目，故稱之為百戲。「百戲」真實地記錄了漢代的娛樂方式，其多樣性呈現，也讓吾人得知宮廷雜技的成熟發展。<sup>16</sup>以〈西京賦〉所描述而言，表演場地是在西京寬闊的「平樂觀」，有如今天的綜合性遊樂場。「平樂觀」始建於漢高祖時期，武帝時增修，在長安的「上林苑」。張衡〈西京賦〉記載「大駕幸乎平樂，張甲乙而襲翠被」，此一作樂之處，也就是《漢書·武帝紀》中的角抵戲演出之所：「元封三年春，作角抵戲，三百里內皆觀。」<sup>17</sup>及「（元封六年）夏，京師民觀角抵于上林平樂觀」。<sup>18</sup>平樂觀即平樂觀，武帝分別於元封 3 年及元封 6 年，接連一次又一次大規模的進行百戲搬演。地點就是在「上林平樂觀」。劉熙在《釋名·釋宮室》寫到「觀，觀也，於上觀望也」，以見「觀」是被當做看臺使用的。武帝以此為看臺，觀看場面宏大的百戲演出，精彩表演一覽無遺。武帝時因國勢恢弘壯大，為向外國及異族的人士宣傳誇示，邀請其相繼前來長安參與盛會，《漢書·西域傳》載：「設酒池肉林以饗四夷之客，作巴俞都盧、海中磔極、漫衍魚龍、角抵之戲以觀視之。」可知接待外國使節及君王賞會之百戲，已為國族常典之事。相關演

<sup>15</sup> 沈亮：《上海大世界（1917-1931）》（上海：上海戲劇學院博士論文，2005年），頁3。

<sup>16</sup> 有關於唐代百藝娛樂活動如幻術、角抵戲及平樂觀相關析論，參見黃水雲：《傳承與拓新——唐代遊藝賦書寫》（臺北：文津出版社，2012年），頁254、302及54。

<sup>17</sup> 班固：《漢書·武帝紀》，頁194。

<sup>18</sup> 同上註，頁198。

出活動不但豐富了百戲的內容，使得百戲更加風行，敷演規模更為盛大，同時更促進文化交流，達到歌功頌德，潤色鴻業、闡揚國勢宏偉的目的。《鹽鐵論·崇禮》記載：「夫家人有客，尚有倡優奇變之樂，而況縣官乎！」<sup>19</sup>由是以見當時官、民皆以百戲娛樂賓客的風尚，但以帝王在宮廷中接待外國使節宴會中搬演的百戲聲勢最為壯觀，且所謂「民」，也非尋常百姓人家，而是有相當社經地位或富商巨賈等條件之「貴遊」人士。

另外，漢代李尤〈平樂觀賦〉記載「平樂觀」雄偉華麗之狀，包括地理位置及以及其中珍禽異獸、祕戲雜技、侏儒巨人，田獵戲謔等精彩百戲表演。〈平樂觀賦〉說道：

乃設平樂之顯觀，章祕瑋之奇珍。習禁武以講捷，厭不羈之遐鄰。徒觀平樂之制，鬱崔嵬以離婁。赫巖巖其峯嶺，紛電影以盤盱。彌平原之博敞，處金商之維陬。大廈累而鱗次，承崑嶠之翠樓。過洞房之轉閨，歷金環之華鋪。南切洛濱，北陵蒼山。龜池泱泱，果林榛榛。天馬沛艾，鬣尾布分。爾乃大和隆平，萬國肅清，殊方重譯，絕域造庭。四表交會，抱珍遠並。雜選歸誼，集於春正。翫屈奇之神怪，顯逸才之捷武。百僚於時，各命所主。方曲既設，祕戲連敘。逍遙俯仰，節以鞀鼓。戲車高幢，馳騁百馬。連翩九仞，離合上下。或以馳騁，覆車顛倒。烏獲扛鼎，千鈞若羽。吞刃吐火，燕躍鳥跖。陵高履索，踴躍旋舞。飛丸跳劍。沸渭回擾，色渝隈一，踰肩相受。有仙駕雀，其形蚴虬。騎驢馳射，狐兔驚走。侏儒巨人，戲謔為耦。禽鹿六駁。白鳥朱首，魚龍曼延。崑崙山阜，龜螭蟾蜍，挈琴鼓缶。<sup>20</sup>

承上文得覽「平樂觀」宮殿華麗恢弘，廣場野望無際，摔跤、舉重、吞劍吐火、走索、跳舞、跳丸、騎驢射箭以及魚龍漫延幻術等百戲演出，甚至觀賞侏儒、巨人、畸人等戲謔嬉笑。由此以見，「平樂觀」乃是漢代帝王舉辦巨麗樂舞、搬演百戲的重要場地。另外，平時皇室外戚等貴遊集團欲觀賞競賽節目或是遊樂，「平樂觀」也是他們常蒞臨之地。

另，既然已知「平樂觀」位於上林苑，然而上林苑圍廣闊，其又位於上林苑何方？根據學者考證：

平樂觀究竟在上林苑中的什麼方位呢？《資治通鑒》卷 18「武帝元光五年」胡三省注稱：「平樂觀在未央宮北，週四十五里；高

<sup>19</sup> [西漢]桓寬著，王利器校注：《鹽鐵論》（北京：中華書局，1992年），頁437。

<sup>20</sup> [東漢]李尤：〈平樂觀賦〉，收於費振剛、胡雙寶、宗明華：《全漢賦》，頁384。



祖時制度草創。至（武）帝增修之。」但《漢書》卷 99〈王莽傳（下）〉則說：平樂觀是王莽拆除的長安城西上林苑中十餘所建築之一，與未央宮北之說不同。據此，何清谷先生認為平樂觀可能在建章宮之北，也可說在未央宮西北。平樂觀有「周回十五里」的面積，應該說規模是比較宏大的。這樣一個規模宏大的遊樂場，自然會引起人們的諸多關注。<sup>21</sup>

雖然平樂觀的位置尚未考證詳確，但其範圍之廣闊，供給王公貴族做為宴會百戲表演及田獵遊樂之地，是足以達到歌功頌德、恢宏聲勢及揄揚功績之目的。

張衡〈西京賦〉作為潤色宏業之所用，其記載百戲內容除上所述外，還有許多宏偉之處：

大駕幸乎平樂，張甲乙而襲翠被。攢珍寶之玩好，紛瑰麗以參靡。臨迴望之廣場，程角觚之妙戲。烏獲扛鼎，都盧尋橦。衝狹讌濯，貫突鋸鋒。跳丸劍之揮霍，走索上而相逢。華嶽峩峩，岡巒參差。神木靈草，朱實離離。總會僊侶，戲豹舞羆。白虎鼓瑟，蒼龍吹簫。女娥坐而長歌，聲清暢而蜷蛇。洪涯立而指麾，被毛羽之織襪。度曲未終，雲起雪飛。初若飄飄，後遂霏霏。複陸重閣，轉石成雷。礚礚激而增響，磅礚象乎天威。巨獸百尋，是為曼延，神山崔巍，欵從背見。熊虎升而挈攬，猿狖超而高援。怪獸陸梁，大雀踰踰。白象行孕，垂鼻麟困。海鱗變而成龍，狀蜿蜿以蝟蝟。舍利颯颯，化為仙車。驪駕四鹿，芝蓋九葩。蟾蜍與龜，水人弄蛇。奇幻儵忽，易貌分形。吞刀吐火，雲霧杳冥。畫地成川，流渭通涇。東海黃公，赤刀粵祝冀厭白虎，卒不能救。挾邪作蠱，於是不售。爾乃建戲車，樹脩旃。僊僮程材，上下翩翩。突倒投而跟絀，譬隕絕而復聯。百馬同轡，駢足並馳。橦末之伎，態不可彌。彎弓射乎西羌，又願發乎鮮卑。<sup>22</sup>

根據文中所記載百戲內容之豐富彩姿，表演場面之盛大空前，有「魚龍漫延、烏獲扛鼎、都盧尋橦、衝狹讌濯、跳丸、走索、吞刀、吐火」，都是武技、雜技和幻術之類。「總會僊侶」屬於歌舞的一種，「東海黃公」是角抵戲，是已經具備敘事因素的武技，被認為是中國戲劇的萌芽。

<sup>21</sup> 耿占軍：〈漢唐長安樂舞百戲演出場地的選擇及其啟示〉，《唐都學刊》2005年第6期，頁8。

<sup>22</sup> 〔東漢〕張衡〈西京賦〉，收於費振剛、胡雙寶、宗明華：《全漢賦》，頁419。

又，百戲中如張衡〈西京賦〉描寫的「魚龍漫延」為漢代大型幻術表演，是西域幻術與本土雜技相結合的藝術形式。取材於佛教《賢愚經》記載舍利弗與外道魔頭以幻術鬥法的降魔故事，這個故事在敦煌壁畫和變文中都有出現過，然而幻術、壁畫和文學根據各自特性，做了不同的藝術形式的表現。但「魚龍漫延」僅為佛教元素運用在一般的宴樂遊戲上，並無深刻教義引證與傳播。<sup>23</sup>

再者，百戲中如張衡〈西京賦〉描寫的「水人弄蛇，奇幻儻忽」，唐代李善注：「水人、俚兒，能禁固弄蛇也。」但是，水人究竟是何義，仍難得其解？根據考察《三國志·魏書·烏丸鮮卑東夷傳》有關倭國的記載，當中有提及「水人」：「今倭水人好沉沒捕魚蛤，文身亦以厭大魚水禽，後稍以為飾。」<sup>24</sup>雖然這裡指的水人並不一定是裸體者，但沉下水裡捕魚蛤者必定是裸體水人，大致就是裸體弄蛇人，<sup>25</sup>提供給大眾觀賞娛樂。

令人玩味的是，上述列舉張衡〈西京賦〉部分奇幻之術百戲表演，在民國初年「新世界」、「大世界」遊樂場，或是後起的上海其他遊樂場中，相關遊樂項目或多有所再現。所謂「新世界」、「大世界」的百戲雜陳，並非僅有戲曲搬演，而是像漢代張衡〈西京賦〉一樣的品類鋪陳，亦即統包所有愉悅耳目、聲色之好之物，根據大世界遊樂場百戲雜耍的節目單亦可一窺其概略。<sup>26</sup>

「新世界」及「大世界」遊樂場分別有出刊自屬的報紙《新世界》、《大世界》，當中有為數不少以「新世界」或「大世界」為題，或是與遊樂場百

<sup>23</sup> 了解「魚龍漫延」與佛教幻術的關係，也是對佛教傳入時間及傳入方式提供一個新的視角。郝文倩：〈張衡《西京賦》魚龍漫延發覆——兼論佛教幻術的東傳及其藝術表現〉，《文學遺產》2012年第6期，頁1。

<sup>24</sup> 〔蜀〕陳壽：《三國志·魏書·烏丸鮮卑東夷傳》（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頁855。

<sup>25</sup> 李福順：〈張衡《西京賦》水人解〉，《社會科學戰線》1980年第3期，頁222。

<sup>26</sup> 根據各時期遊樂專案匯總而成的「大世界」遊樂場百戲雜耍節目單，概略整理如下，詳參沈亮：《上海大世界（1917-1931）》，頁9。

戲劇類表演	非戲劇類表演	參與性遊藝專案	其他
地方戲： 京劇、滑稽京劇、提線京劇、越劇、滬劇、淮劇、婺劇、揚劇、甬劇、錫劇、崑劇、書戲、國粹戲法女子昆劇、南方歌劇、紹興文戲、電影、話劇、文明戲、皮影戲、木偶戲、滑稽戲……。	大鼓、蘇州評彈、本灘、蘇灘、化裝蘇灘、單弦快書、三弦拉戲、戲迷雙簧、口技、鳥語口技、文明宣卷、太平歌詞、小熱昏、申曲、群芳會唱、連環春戲、扯鈴、四明文戲、魔術、雜技、幻術、車技、……。	秋千、飛船、升高輪、彈子房、哈哈鏡、剪影、騎驢、擊電磅、吊王八、套金剛、電子遊藝機、射擊、魔宮、夢幻小屋、碰碰車、拉杠鈴、西洋鏡、吹橡皮牛、吃角子老虎機、X光……。	展覽、假山園林、跑冰場、舞蹈、吉尼斯表演、歌曲音樂、燒香、看相、飲食、商場、妓女拉客、書報閱覽、猜謎等。

戲相關的賦篇。此外，由於「新世界」及「大世界」屬於上海重要的遊樂地標，因此民國初年其它上海重要的報刊，亦有諸多相關於「新世界」及「大世界」遊樂場之賦作刊登以及廣告。底下首先以雙木〈新世界賦〉（仿曹子建銅爵台賦）為例分析之：

雙木〈新世界賦〉（仿曹子建銅爵台賦）：

從余友而嬉游兮，登層樓以娛情。見重宇之巍然兮，觀吾華之所營建。屋頂之嵯峨兮，浮花園乎太清。備雅俗之共賞兮，有藝術之雜陳。臨浦江之長流兮，望輻輳之梯航，當烈風之蕭瑟兮，聽汽笛之時鳴。新世界其既成兮，人聯袂而偕往。揚國威於世界兮，慶我邦之維新。惟英美之為盛兮，豈難與之頡頏休矣。美矣名聲遠揚，振興我漢家兮，寧彼四方同天地之規量兮，齊日月之輝光永富強而無極兮，等茲樓之堂皇。<sup>27</sup>

郁慕俠（1882-1966）於〈生活在民時的十里洋場〉中介紹「遊戲場之始祖」是這樣描寫：

<sup>27</sup> 雙木：〈新世界賦〉（仿曹子建銅爵台賦），《餘興》第18期（1916年），頁20。〈新世界賦〉（仿曹子建銅爵台賦）一些文辭，是仿擬《三國演義》版。相關比對如下：

〈登臺賦〉	〈登銅雀臺賦〉
<p>從明后而嬉遊兮，聊登臺以娛情。 見天府之廣闊兮，觀聖德之所營。 建高殿之嵯峨兮，浮雙闕乎太清。 立沖天之華觀兮，連飛閣乎西域。 臨漳川之長流兮，望眾果之滋榮。 仰春風之和穆兮，聽百鳥之悲鳴。 天功恒其既立兮，家願得而獲呈。 揚仁化於宇內兮，盡肅恭於上京。 雖桓文之為盛兮，豈足方乎聖明。 休矣美矣！惠澤遠揚。 翼佐我皇家兮，寧彼四方。 同天地之矩量兮，齊日月之輝光。 永貴尊而無極兮，等年壽於東王。</p>	<p>從明后以嬉遊兮，登層臺以娛情。 見太府之廣闊兮，觀聖德之所營。 建高門之嵯峨兮，浮雙闕乎太清。 立中天之華觀兮，連飛閣乎西城。 臨漳水之長流兮，望園果之滋榮。 立雙臺於左右兮，有玉龍與金鳳。 攬二喬於東南兮，樂朝夕之與共。 俯皇都之宏麗兮，瞰雲霞之浮動。 欣羣才之來萃兮，協飛熊之吉夢。 仰春風之和穆兮，聽百鳥之悲鳴。 雲天互其既立兮，家願得乎雙逞。 揚仁化於宇宙兮，盡肅恭於上京。 惟桓文之為盛兮，豈足方乎聖明？ 休矣美矣！惠澤遠揚。</p>
<p>曹植：《曹植集校注》卷一，（北京：中華書局，2018年09月），頁44-45。</p>	<p>翼佐我皇家兮，寧彼四方。 同天地之規量兮，齊日月之輝光。 永貴尊而無極兮，等君壽於東皇。 御龍旗以遨遊兮，回鸞駕而周章。 恩化及乎四海兮，嘉物阜而民康。 願斯臺之永固兮，樂終古而未央！ 民間流傳《三國演義》版</p>

上海租界地方，從前向無遊戲場。民國初元，黃楚九氏在南京路、浙江路、湖北路之間，建一高聳巍峨之屋頂遊戲場，名曰「樓外樓」。下層開設戲館（即前醒舞臺、新舞室、競舞室、天婷舞臺原址），正門適對南京路大道，極冠冕軒敞之致，用升降梯上下，進門設有凹凸鏡數面。當時一般少見多怪的滬人，驟睹此高聳的屋頂花園和升降梯及凹凸鏡，莫不諾為希罕，故遊客趨之若鶩，營業很好。後來新世界、天外天、繡雲天（即今之神仙世界）、大世界、勸業場（即今之小世界）、雲外樓繼續興起，而老牌始祖之樓外樓反一蹶不振，關門停業（今漢口路之天外天、民國路之雲外樓也早已閉歇了，新世界南部已改為旅館，僅存北部，也時開時停）。<sup>28</sup>

郁慕俠曾先後參與上海《時事新報》、《滬報》、天津《益世報》、北京《晨報》等報寫作，為民初重要的報人及文士。其所著《上海鱗爪》記錄民初上海的社會變遷及人文掌故、租界狀況、市民生活、滬語軼聞等方面，史料相當豐富，從中亦可窺見「新世界」、「大世界」的前世今生。



老上海新世界遊戲場



上海大世界遊戲場



黃楚九

1912年由藥商黃楚九（1872-1931）所創辦的屋頂遊樂場「樓外樓」。因遊客眾多不堪負荷，被工部局定為危樓並勒令拆除。因此黃楚九另於1915年8月創辦「新世界」，翌年，「新世界」大股東經潤三過世，黃楚九陷入人事鬥爭而遭排擠，黃氏於是拿回資金另立門戶。1917年，黃楚九另起造新的遊樂場名為「大世界」。<sup>29</sup>筆名「病鴻」與「童繡佛女史」的男、女兩位騷人墨客，曾在〈春日遊大世界賦〉、〈遊大世界賦〉兩篇賦作中，分別寫下了「大世界」遊樂場之盛景：

<sup>28</sup> 郁慕俠原著，蔡登山主編：《生活在民國的十里洋場：上海鱗爪（風華篇）》（臺北：新銳文創，2019年），頁91、92。

<sup>29</sup> 可參閱傅湘源：《大世界史話》（上海：上海大學出版社，1999年），頁1-28。

病鴻〈春日遊大世界賦〉：

春到人間，春花吐蕊；春來江上，春草綿芊。  
當此時一片春光，幻出六朝金粉間。  
何處滿園春色，養成三月煙花，迺有大世界焉。  
春申獨步，如聞貫耳之；春雷春景無邊，可作消閒。  
於春晝坐飛船兮來往，水驚不波。乘流馬兮馳驅，春風得意。  
春生妙舌，傾聽南北彈詞。着手成春，遍看東西魔術。  
入灘簧場，鶯聲燕語，渾疑春鳥齊鳴。  
登大觀樓，遠矚高瞻，隱約春山遙接。春醪初熟，堪澆大塊之文章。  
春服既成，新試小家之碧玉，偶向春燈影裏。  
數聯春語，費尋思同來。  
廣度延春，一盞碧螺春解渴。  
春情脈脈，美人吟惜春之詞。  
春日遲遲，名士歌陽春之曲。  
五光與十色，春夢不甜，一刻值千金，春宵難買。  
但願留春常在，任絮伴以游春。  
莫教送春有期，抱春愁離別也。<sup>30</sup>

童繡佛女史〈遊大世界賦〉：

若大世界，高聳蒼穹。層樓口閣，八面玲瓏。  
現共和廳上，羅列鼎鐘。鉄網橫檻，口複行空。  
迴環盤旋，曲折交通。高低冥迷，莫知西東。  
屋舍雲連，遑論卑崇。千里窮目，更上一重。曲榭迴廊，遍歷游踪。  
花木扶疎，掩映簾櫳。升降機器，駕電御口。歌喉繚亮，管竹絲桐。  
奇類異狀，目所未逢。輕車往還，女綠男紅。或曳長裙，或露酥胸。  
流目送盼，春意融融。更有報社，識見宏通。莊詞諧語，繡虎雕龍。  
萍社燈虎，聯語時鐘。電燈影下，畢集詞翁。  
問誰為之點縱兮，乃海上漱石生、天台劉山農。<sup>31</sup>

病鴻〈春日遊大世界賦〉和童繡佛女史〈遊大世界賦〉二賦，不僅以傳統大賦騁詞體物的誇飾寫作手法來寫「物」：鼎鐘、複道、屋舍曲榭、迴廊、管竹絲桐、花木簾櫳及南北彈詞等。這些琳琅滿目極具古典貴族皇宮的樓閣，和精緻景物及藝術的呈現，表現出一般百姓已能親臨欣賞到皇室才能

<sup>30</sup> 病鴻：〈春日遊大世界賦〉，《大世界》，1918年4月22日。

<sup>31</sup> 童繡佛女史：〈遊大世界賦〉，《大世界》，1917年8月19日。

享用的高貴物質。至於新奇之物也有，賦中自述「奇類異狀，目所未逢」的是，「輕車」往還；女綠男紅，或「曳長裙」、或「露酥胸」。「輕車」應指的是「自用汽車」，他選用的修辭應是陶淵明〈歸去來辭〉：「或命巾車，或棹孤舟，既窈窕以尋壑，亦崎嶇而經丘。」也就是以帷幕裝飾車子，指整車出行。病鴻〈春日遊大世界賦〉「坐飛船」或「乘流馬」，也是用模糊的語言籠統帶過：「坐飛船兮來往，水驚不波；乘流馬兮馳驅，春風得意。」由於詞彙的侷限，對物的現代性體認及外型具體的描寫，無法讓人了解其功能或意會到它們帶給人們的樂趣在哪裡。因此，連帶在情境上的營造，也無法顯露出一個與以往朝代迥然不同的新奇「大世界」交通工具的特色，這是美中不足之處。

不過，賦中形容來「大世界」遊樂的「女綠男紅」等各色人物，服飾裝扮上或「曳長裙」、或「露酥胸」，顯然已經不僅僅是時髦能描寫的，而且西化的程度是大膽、敢露一己的好身材，和清朝把全身包得緊緊的保守旗袍大不同，令人十分驚豔，同時也記錄了當時民間的流行服飾文化。還有，賦中描寫報社、時鐘及電燈等西方文明傳播媒體、工作新型態，以及現代物質生活品的便利、進步與繁榮。最後，賦篇鋪陳文學場域展演遊藝之樂，在其中記錄了大世界遊樂園中的「大觀樓」及「共和廳」。事實上，「大世界」遊樂場占地 14700 多平方米，面積是「新世界」的兩倍，遊客數量超過「新世界」的一倍以上。「共和廳」位於底樓的，賦中描寫當中擺設鼎鐘羅列滿布。且有滬上名妓輪流獻藝，美其名曰「群芳會唱」。<sup>32</sup>

大世界遊樂場中有自設的〈大世界〉報，內容除了刊登遊戲場節目表以外，在三版常設有「世界」主題欄目，且在創刊號上對大世界建築的描述及其內部構造和各部分功能等都做了詳盡的介紹。大世界有樓臺亭閣之勝，「大觀樓」可覽全園勝景；又有「四望台」，登臺四望，「跑馬廳」等俱在目前，又有「招鶴」、「題橋」、「穿梭」、「登雲」諸亭及「旋螺閣」，行人如在畫中，極遊目騁懷之趣。<sup>33</sup>

「大觀樓」達 5 層之高，盡極目一覽全園勝景之能事，馳騁胸中懷壘，不僅對於上海市民，就是一般百姓都是極具吸引力。特別是樓層當中還有「升降機器」，改變了人們的視野及運用文明電力加快速度、升降高低度，讓人們搭乘電梯迅速直達頂樓欣賞風景，有一種駕電御風與掌控權的快感。這種對大世界各建築廳樓的描述，在張衡〈西京賦〉所載帝王各個宮殿相接連的情形正有異曲同工之妙：

<sup>32</sup> 熊月之主編：《可愛的上海：一百六十年上海知識問答（1843-2003）》（上海：學林出版社，2004年），頁153。

<sup>33</sup> 沈亮：《上海大世界（1917-1931）》，頁23。

正紫宮於未央，表峽闕於閭闔。疏龍首以抗殿，狀巍莪以岌業。互雄虹之長梁，結棼橈以相接。……後宮則昭陽、飛翔、增成、合驩，蘭林披香，鳳皇鴛鴦。羣窈窕之華麗，嗟內顧之所觀。故其館室次舍，采飾纖縵。裹以藻繡，文以朱綠。翡翠火齊，絡以美玉。……雖厥裁之不廣，侈靡踰乎至尊。於是鈞陳之外，闔道穹隆。屬長樂與明光，徑北通乎桂宮。命般爾之巧匠，盡變態乎其中。……瑰異日新，殫所未見。惟帝王之神麗，懼尊卑之不殊。<sup>34</sup>

然而不同的是，漢帝王及妃嬪宮室之神麗，也只能屬皇家所有，僅能在帝王恣意遊幸當中才得彰顯，但到了民國時期的「大世界」，卻已化神奇為娛樂。了餘的〈大世界觀跑冰賦〉也有更為壯闊的描繪：

了餘〈大世界觀跑冰賦〉（仿吳錫麒鶯脰湖觀漁賦體）：

於是嫩柳舒眼，層樓插烟。  
共和廳外，升高台邊。  
兜上兜下之椅，飛來飛去之船。  
宕鞦韆兮運動，騎機馬而盤旋。  
極人間之樂趣，入畫圖到而難傳。  
爾其派衍具區，目窮平望。  
晶盤不殊明鏡，堪狀四圍之欄干。  
深籠一片之玻璃淺漾。  
挽大姊兮初遊，引小妹兮試颺。  
喜我面來冰場無恙，逢賽跑於中央。  
看紛紛而逐浪，短袖長裙嬌軀；若梭香風四溢，恍若仙娥。  
提櫻桃之笑口，鬪柳葉之春娥。  
競爭後先而相藉，衿誇矯健而尤多。  
或倒而走或而過，興盡歸來，其樂如何？

呼忙奴而而偕出，覺朱顏之微酡口；進春申（春申樓大世界菜館名）而共醉，拍玉掌以輕歌。（歌曰天上月常圓，人間情最潔。月圓有缺時，愛情終不減。）（和曰阿儂生小住，春甲祇解。歡娛不解繫，勸郎且飲杯中酒，明夜先來莫後人。）

<sup>34</sup> 〔東漢〕張衡〈西京賦〉，收於費振剛、胡雙寶、宗明華：《全漢賦》，頁413、414。

聽樓外之絃聲，奏江南之春弄。  
 可遣裙屐之懷，每集蘭閨之鳳。  
 但見光耀電燈，月斜畫棟。  
 乃雇車兮歸來，聞樂譜兮相送。  
 願日月兮來游，且與子兮相共。<sup>35</sup>

「跑冰」即「溜冰」，賦作呈現「大世界」包含「溜冰」在內的各項遊樂設施。1920年「大世界」還曾舉辦「跑冰競賽大會」，分為「高級、兒童、婦女」三組，比賽項目包括跑冰競走、退後競走、個人花式、兩人攜手競走、四人接力競走等。<sup>36</sup>這些從西方而來，不論是遊戲活動所需器材（溜冰鞋），或是結合現代文明科技所建造的遊樂設施（升高台、兜上兜下之椅、飛來飛去之船、宕鞦韆、機馬盤旋……），無一不是人工製造之現代文明產物。大世界除了提供西方文明「異物」供遊覽外，另也主動廣搜中國境內各地之「異物」以供大眾獵奇。1923年3月10日天津《大公報》曾記載一則趣聞：

吳淞南石塘要塞後面，泗陽客民蔣春林家，蓄公鷄一頭。去歲除夕下午，此鷄忽生鵝蛋大小之蛋一枚，蔣某見之，心甚驚疑，密不告人，留心觀察。至元旦下午，該鷄又產一枚，前後兩蛋大小相同。第一蛋係長圓形；第二蛋係圓形。一端略尖，蛋壳均淡紫色，並有棕色細點。蔣視兩蛋為奇貨，日昨持至淞鎮陳姓友人處供人觀覽，一時紛紛傳述，視為異事。現下此公鷄及兩蛋，均由大世界特派入至淞，覓得蔣姓本人，親携該鷄及兩蛋，陳列大世界。以供眾覽，並備博物家之研究云。<sup>37</sup>

「吳淞」為上海地區，公鷄及所生兩蛋，均由「大世界」至尋常百姓家蒐購並陳列展出。於此時，庶民百姓的「異物」提供、觀賞，以及陳列「異物」的遊樂園，都已泯除尊卑，遊樂園的現代文明設施，也讓普羅大眾達到享受漢帝王擁有宮殿樓台般神麗之境界。

關於童繡佛女史〈遊大世界賦〉文末提到的天臺劉山農（1878-1932），為《大世界》主編之一，劉山農本名青，字照藜，後改字文玠、介玉，號天台，他在〈發刊辭〉中論及發行《大世界》報刊的「遊戲」宗旨：

<sup>35</sup> 了餘：〈大世界觀跑冰賦〉（仿吳錫麟鶯脰湖觀漁賦體），《大世界》，1918年3月18日。

<sup>36</sup> 不著撰人：〈大世界廣告〉，《申報》，1920年12月8日。

<sup>37</sup> 來：〈公鷄生蛋現陳列大世界備博物家研究〉，《大公報（天津版）》第11版，1923年3月10日。



或曰，方今之世，輾輪焰扇，電掣雷鳴，縮地成方，補天有術，其汽力世界乎？予曰否。然則報傳無線，車行不軌，彈指千里，震耳萬方，其電氣世界乎？予曰否。將謂餓羅斯野，比利時墟，發彈一丸，流血千里，為黑鐵世界乎？予曰否否。豈以生財無頭，鑄幣有泉，不識一丁，但知五銖，為黃金世界乎？予又曰否否。或請其說，予乃不知手之、舞之、足之、陞之，而告之曰，無非一遊戲世界而已矣。<sup>38</sup>

《大世界》「遊樂場報」中刊登的大量文藝文字，在第三版常設有「世界」主題欄目。該報文學體式包含：小說、舊體詩詞、筆記、寓言、諧雜文、詩鐘、竹枝詞、吟聯、時論文、戲劇評論、劇本、打油詩、時事灘簧、序、傳、俚言諺語等。其中小說包含長篇、短篇、翻譯小說；在種類上又有醒世、寓言、滑稽、諷世、軍事、奇清、理想、偵探、教育、紀實等。<sup>39</sup>換言之，《大世界》不僅為研究近代上海文學發展，提供了有價值的參考史料，也能在文學史脈絡下，與其他朝代的文學作品參酌比較，匯為一條文學巨流之河。

劉山農雖在《大世界·發刊辭》定位建立「遊戲世界」，為遊樂場及該報之發行宗旨。然遊玩取樂的背後，一如傳統文人，及時行樂往往是孤憤抑鬱、有志難伸的「逆向」操作。《大世界·發刊辭》在上述「戲言」之後，筆鋒一轉說道：

乃自世運日降，人心益險，驕兵悍將，據地稱雄，朝令獨立，暮電引咎，則又以國家為遊戲矣。虎官狼吏，長鋤巨鎗，剝民脂膏，肥己囊橐，則又以人民為遊戲矣。謀夫策士，結黨成群，顛倒是非，淆惑視聽，則又以黨派為遊戲矣。豈不慨哉！豈不慨哉！然則予徒生此世界，不能取黃金印，不能挾十萬毛瑟，不能搏三寸不爛舌，遂將抑塞憤懣終耶？抑將別拓遊戲世界耶？勢不能不從事於大世界遊戲場矣。<sup>40</sup>

換言之，漢大賦對遊樂場域及觸目所及物象的鋪采摛文、體國經野之筆法，除了在《大世界》相關賦作有所承襲，然處於上海法租界地之中的「大世界」遊樂場，雖能「挾洋人以自重」免受軍閥驕兵悍將，或是無能之北洋

<sup>38</sup> 不著撰人：〈發刊辭〉，《大世界》，1917年7月14日。

<sup>39</sup> 參看《大世界》各期欄目，《大世界》已收入「中國近代中文報紙全文數據庫-小報（1897-1949）」，上海圖書館：上海科學技術情報研究所出版，臺灣漢珍數位圖書股份有限公司代理。

<sup>40</sup> 不著撰人：〈發刊辭〉，《大世界》，1917年7月14日。

政府虎官狼吏之干預，然受外侮欺凌所象徵的租借之地，又適與宣揚大漢天威，展示藩國朝貢異物的漢賦作背景相反。雖然如此，過去宮廷文學侍從或能親炙帝王身邊取悅君上，然歷代以降更多的文人是懷才不遇、藉物悼己，漢代小賦作家如此，民國《大世界》編輯、作者群，乃至其它對民國政局「感時憂國」的文化群士何嘗不是？劉山農「豈不慨哉！豈不慨哉！」、「遂將抑塞憤懣終耶？」，才是遊樂背後真正的隱曲。

### 三、俟時展才：靈龜（異物）之時空游移與情志擺動

無獨有偶的，在 1920 年代「大世界」所展示的自然界「異物」中，除了上述公雞及所生之蛋外，另有從南海獲得的異物「鼈鼈」，屬於海龜種類。民國初年知名政治家及學者但燾（字植之，1881-1970），<sup>41</sup>曾為此一「異物」撰文而成〈鼈鼈賦〉，刊載在章太炎（1869-1936）主編的《制言》半月刊第 27 期（1936 年）。<sup>42</sup>《制言》半月刊為章氏國學講習會會刊，因此屬傳統文人結社之刊物。該刊以保存國學，研究國學為基本特點，文字風格或發行宗旨皆迥異於《新世界》、《大世界》等娛樂性刊物。但燾〈鼈鼈賦〉該文刊載時間雖晚至 1936 年，然此賦緣起之時間、地點，卻是 1924 年的上海「大世界」。但燾在賦文前面作序說道：

民國十三年，榜人有航南海者，涂中直風，張網得巨龜，攜歸貨於上海大世界賈人，作木池養之。其形如笠，背有文似瑇瑁，四足縵胡無趾，鳴聲如鵝鴨，與本草綱目、說苑所云四足縵胡無趾，龍翅蛇頭者無異。餘杭章太炎先生偕旭初、鷹若往觀之，識為本草、海賦所云之鼈鼈。蓋靈龜紫螭之屬也。太炎先生賦詩一章，旭初和之，余繼成七章，意有未盡，復造短賦。<sup>43</sup>

〈序言〉結構整飭、層次分明。將作為一「異物」南海巨龜的形貌呈現在大家面前，讓眾人大開眼界、為人所認識。首先載明日期：「民國十三年」，

<sup>41</sup> 但燾字植之，別號天囚、天囚居士、觀復道人等。但燾於晚清赴日本留學，後加入中國同盟會。民國成立後，多次出任黨政要職，深受重用。1946 年出任新成立的國史館副館長，1949 年後到臺灣，曾擔任總統府資政。但燾詩詞造詣頗高，國學深厚，與章太炎、黃侃、汪東等人熟稔交好。見陳玉堂編著：《中國近現代人物名號大辭典》（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 年），頁 523。

<sup>42</sup> 《制言》1935 年 9 月創刊，章太炎親自擔任主編。1936 年章太炎過世，加上戰火影響，該刊斷斷續續出刊至 1940 年第 62 期而終止。章太炎在《制言·發刊宣言》中指出：「講習會言有不盡，更與同志作雜誌以宣之，命曰《制言》，竊取曾子制言之義。先是，集國學會時，餘未嘗別作文字；今為《制言》，稍以翼講學之缺。」

<sup>43</sup> 但植之：〈鼈鼈賦有序〉，《制言》第 27 期，1936 年，頁 1。

敘明巨龜被何人：「榜人」（按：即「船夫」），及何以捕獲之由來：「航南海者，涂中直風，張網得巨龜」，和為什麼出現在大世界展覽場上：「攜歸貨於上海大世界賣人」。在人、事、地、物、時充分的記錄下，作為取信於人們真實不虛的證據。次則敘及其被畜養之處：「作木池養之」，與其原居之所在「南海」，形成強烈對比。然後描寫它作為「異物」之形狀與聲音：「其形如笠，背有文似瑇瑁，四足縵胡無趾，鳴聲如鵝鴨，與本草綱目說苑所云四足縵胡無趾，龍翅蛇頭者無異」。再者是鑑定，由餘杭章太炎為它考證並「正名」：「餘杭章太炎先生偕旭初、鷹若往觀之，識為本草海賦所云之龜鼈。蓋靈龜紫蠡之屬也」。最後，太炎先生作詩，汪東（字旭初，1890-1963）及但燾二人接續和詩（俱刊於《中山縣縣政季刊》1932年第1期，詳參本文文末「附錄」），在意有未盡的情形下，但燾繼續以「賦」體文字特有的鋪排寫物之筆觸寫下〈龜鼈賦〉，並藉以詠懷抒志：「太炎先生賦詩一章，旭初和之，余繼成七章，意有未盡，復造短賦」。讓吾人大飽眼福，認識此一海上奇龜異物。

章太炎在〈龜鼈賦〉一文〈後跋〉中提到本篇賦文的價值乃是「漢賦尚矣」。這句話可以從兩個面向來解釋：一方面是稱讚此賦繼承了漢賦體物述志的傳統，且為上乘之作；另一方面或可謂此賦述寫「異物」，乃是漢賦崇尚之寫作題材與筆法。

雖然，上述寫作題材、述志二種詮釋或有絲微差異，但二者在漢賦詠「物」、體「物」的基礎上亦常見二而為一的連結在一起。只不過是觀物的對象「龜鼈」，並不常見於漢賦以之為題，專門作為異物的書寫對象。即便在〈子虛〉、〈上林〉等描敘天子田獵，有百越進貢的珍禽異獸、品類繁庶之物，在瑋字聯翩當中亦鮮少尋獲。然而，較為相近的物種，在東漢末、三國初之際，有陳琳（?-217）的〈悼龜賦〉、曹植（192-232）的〈神龜賦〉是不容忽略的。

龔克昌的《全三國賦評注》中，存有一篇陳琳〈悼龜賦〉殘篇。陳琳〈悼龜賦〉中說道：「探頤索隱，無幽不闡。下方太祭，上配青純。山節藻稅，既積且韞。參千鎰而弗賣兮，豈十朋之所云。通生死以為量兮，夫何人是足。」<sup>44</sup>顯然與《莊子·秋水》：「吾聞楚有神龜，死已三千歲矣，王巾笥而藏之廟堂之上。此龜者，寧其死為留骨而貴乎？寧其生而曳尾於塗中乎？」<sup>45</sup>以神龜、泥龜之對比寓託生死之道有關。此外，就曹植詠物賦與詠物詩之特色而言，程章燦曾指出曹植的詠物賦與詩，是一副筆墨兩處鋪寫，雖然表面上題材不一樣：

<sup>44</sup> 龔克昌：《全三國賦評注》（濟南：齊魯書社，2013年）。

<sup>45</sup> 〔清〕王先謙：《莊子集解·序》（上海：商務印書館，1933年），頁98。

如曹植《白鶴賦》、《離繳雁賦》(均見《全三國》卷十四),與其《野田黃雀行·高臺多悲風》,都是悲憐罹難的小生靈,寄託傷心人嚮往自由的懷抱。詩中的黃雀飛進賦裡,變成了孤雁、白鶴。「冀大網之解結,得奮翅而遠遊」(《白鶴賦》),不就是「拔劍擋羅網,黃雀得飛飛」(《野田黃雀行·高臺多悲風》)嗎?<sup>46</sup>

程章燦並未提及曹植的〈神龜賦〉,然對於悲憐罹難的小生靈,寄託傷心人嚮往自由的懷抱,「賦」體表現出來的思想傾向與文字寫法,自是比「詩」大膽激烈。馬積高(1925-2001)稱譽曹植賦最有特色的,是他的托物寄意的詠物,不但這類作品頗多,即使可能是他早期所作的,但在藝術創作的成就上也較為成熟,達到物我為一的境界。<sup>47</sup>馬積高分析了曹植許多詠物賦,如〈鸚鵡賦〉、〈蟬賦〉,及能別開生面的〈蝙蝠賦〉和〈鷓鴣賦〉。如〈蝙蝠賦〉:

顯係為那些變化無常的陰險之徒而作,但作者並未明言,只是抓住蝙蝠的特點予以形容刻畫,而諷刺之意,自寓其中。這種諷刺小賦,完全是曹植的首創,到唐以後,逐漸發展成為賦體作品中最富於現實意義的一種。<sup>48</sup>

又如〈鷓鴣賦〉:

此賦當據民間寓言寫成,語言全是口語(《顏氏家訓·書證第十七》曾指出「果蒜」是「俗間常語」),非常生動形象,完全擺脫了文人賦的策白,比蔡邕的〈青衣賦〉又進了一步。曹植有〈野田黃雀行〉一詩,寫黃雀為所逼,自投羅網,賴少年「拔劍擋羅網」,黃雀才得飛出。此賦構思與之相似,大概都是借此來諷諭曹丕及其爪牙的。後來唐代的俗賦,完全與之一脈相承。<sup>49</sup>

可惜的是,馬積高分析上述曹子建「完全是首創的諷刺小賦」,如鸚鵡、蝙蝠等「異物」;卻未論及性質相當類似的〈神龜賦〉。

曹植〈神龜賦有序〉:

龜壽千歲,時有遺余龜者,數日而死,肌肉消盡,唯甲存焉,余感而賦之曰:

<sup>46</sup> 程章燦:《魏晉南北朝賦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頁154。

<sup>47</sup> 馬積高:《賦史》,(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年),頁81。

<sup>48</sup> 馬積高:《賦史》,頁154。

<sup>49</sup> 同上註,頁155。

嘉四靈之建德，各潛位乎一方。蒼龍虬於東嶽，白虎嘯於西岡。玄武集於寒門，朱雀棲於南鄉。順仁風以訊息，應聖時而後翔。嗟神龜之奇物，體乾坤之自然。下夷方以則地，上規隆而法天。順陰陽以呼吸，藏景曜於重泉。食飛塵以實氣，飲不竭於朝露。步容趾以俯仰，時鸞回以鶴顧。忽萬載而不恤，周無疆於太素。感白靈之翔翥，卒不免乎豫且。雖見珍於宗廟，離剝剝之重辜。欲訴怨於上帝，將等愧乎游魚。懼沈泥之逢殆，赴芳蓮以巢居。安玄雲而好靜，不汪翔而改度。昔嚴州之抗節，援斯靈而記喻。嗟祿運之頓蹇，發遇獲於江濱。歸籠檻以幽處，遭諄美之仁人。晝顧瞻而終日，夕撫順以接晨。遘淫災以隕越，命剝絕而不振。天道昧而未分，神明幽而難燭。黃氏沒於空澤，喬鬆化於株木。蛇折鱗於平臬，龍蛻骨於深谷。亮物類之遷化，疑斯靈之解殼。<sup>50</sup>

高德耀在〈曹植動物賦〉一文中分析，作為貴遊公子的曹植應該和漢大賦中所描寫的天子田獵相同，根據曹植的「〈獵表〉中記載：『于七月伏鹿鳴麇，四月五月射雉之際，此正樂獵之時』，他真實地『打過獵，而且可能是常年以打獵為娛樂的』。<sup>51</sup>而這種推測不無道理。不過，曹植對動物的態度和描繪，都與著眼於歌功頌德、誇飾帝王權勢及國家威望的漢代天子畋獵賦有極大的不同：

呈現在他的動物賦中的主要意念是同情。……曹植的詠物賦常對動物的痛苦和死亡表現出強烈的同情和關切。這幾篇辭賦，除了字面的意思以外，還隱含有更深的意義。<sup>52</sup>

由是，曹植〈神龜賦有序〉中形容神龜原本作為一隻千歲之龜，落入成為人們應酬贈送的物品，化為物質性慾望和財貨的象徵，槁木死灰狼狽不堪的樣態，慘不忍睹而感喟嘆道：「龜號千歲，時有遺余龜者，數日而死，肌肉消盡，唯甲存焉，余感而賦之曰。」當然，箇中無不有曹植自喻為神龜之深層隱意。他讚嘆神龜是效法天地、遵循自然、隨順陰陽而生的奇物：「嗟神龜之奇物，體乾坤之自然。下夷方以則地，上規隆而法天。順陰陽以呼吸，藏景曜於重泉。」它吃喝也與眾不同，食飛塵實氣和飲朝露純然潔淨

<sup>50</sup> 曹植：〈神龜賦有序〉，〔魏〕曹植著，趙幼文校注：《曹植集校注》（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4年），頁96、97。

<sup>51</sup> 〔美〕高德耀：〈曹植動物賦〉，《文史哲》1990年第5期，頁45。

<sup>52</sup> 同上註。

之物「食飛塵以實氣，飲不竭於朝露」，行動舉止也昂首穩重、氣宇軒昂「步容趾以俯仰，時鸞回以鶴顧」。表現出其珍稀不凡的特質。

相較於曹植所鋪排敘寫的「神龜」，到了一千七百餘年後，民國但燾（植之）的〈鼃鼃賦〉，正文開宗明義指出，「鼃鼃」是一「異物」，文分四個層次，作「鼃鼃」身分上精要的介紹：

有鼃之異物兮，夙潛位乎南溟。形殊三足，體託四靈。名著辭賦，象逸圖經。羌向陽以失路，匪應瑞而銷兵。信無趾而遺土，尚護斑而悲鳴。子政之所著錄，魯班之所鏤刻。徒寄想於簡編，曾莫識其顏色。<sup>53</sup>

賦作中說明它的 1、產地「夙潛位乎南溟」，居住在南海極深淵之處；2、形狀「形殊三足，體託四靈」，只有三隻趾，體型與中國神話傳說中的四大靈獸當中的「龜」相近似。並由此進而說明它的特殊性，其名曾注錄在古辭賦圖經上「名著辭賦，象逸圖經」。3、再由是，作者對照它先前的顯赫及現今的狼狽之狀，藉物抒懷不禁發出內心無限「感懷」：「羌向陽以失路，匪應瑞而銷兵。信無趾而遺土，尚護斑而悲鳴」，以「失路」、「無趾」為意象，道出「現實」人生國家社會的兵燹倥傯之隱喻。4、最後以「歷史」為時間縱軸，抒發出人生更深刻「感懷」：即便在史書圖籍上，赫赫有名的帝王「子政秦王」及名工匠家「魯班」都曾為它留下箸錄鏤刻：「徒寄想於簡編，曾莫識其顏色」，但人們都已不復記得之無限沒落感傷。

本賦運用辭賦鋪陳排比的藝術手法，羅列「異物」之「鼃鼃」，不惟顯露它們的「品類」特異，還一一分別為之描寫它們的特徵，作為區判它們不同的標誌：

其為物也，靈螭擬其采，鼃屬同其力。海朮聞聲而息響，窺景以深匿。虵頭見已慣，蛇頭誰能識？陋石蛙之浮華，疾虻蜚之反側。穢瑋瑁之多文，疵烏賊之患得。<sup>54</sup>

上述龜的品類有靈螭、鼃屬、海朮、鼃魔、瑋瑁；而與之相排比的另一異類非屬龜類，如虵頭、蛇頭、石蛙、虻蜚、烏賊，然其外型亦多有甲殼，味道甜美好吃，經濟價值高，頗受一般人民喜好。以下茲各舉二例以示之。

龜類如：鼃屬，動物名。龜類，好負重，舊時碑下所刻仙龜怪物即是。張衡〈西京賦〉：「綴以二華，巨靈鼃屬。」又名龜趺、霸下、填下，龍生九子之一，貌似龜而好負重，有齒，力大可馱負三山五嶽。其背亦負以重

<sup>53</sup> 但植之：〈鼃鼃賦有序〉，頁 1。

<sup>54</sup> 同上註。

物，在多為石碑、石柱之底台及牆頭裝飾，屬靈禽祥獸。其原形可能為斑鱉。鼃鼃，《廣韻·麻·魔》：「鼃鼃似鼃鼃生海邊沙中肉甚美多膏。」<sup>55</sup>郭璞〈江賦〉注：「鼃鼃與鼃鼃相似，大如蕨生，乳海邊白沙中。」《正字通》異魚圖贊云：「鼃鼃海鯨，名曰鼃鼃，一枚剖之有三斛膏。」

甲殼類如：蟛蜞，是淡水產小型蟹類，學名相手蟹，屬甲殼綱方蟹科。又稱螃蜞、蟛蚶或磨蜞，農村習慣俗稱啣嚙子、小蟹子等。潮州人烹調用鹽醃漬或大火快炒入味吃食。烏賊，本名烏鰂，又稱花枝、墨斗魚或墨魚，屬軟體動物門頭足綱烏賊目。烏賊遇到強敵時會以噴墨作為逃生的方法，故因以之命名。<sup>56</sup>

本篇賦作，無論是鋪陳「異物」之「龜」類，或是介紹其它甲殼類水產物，對於外形、特質，或是敘述記載它的典籍，以及用白描的口吻多感嘆它們的身世不諧，大體上都不脫離實際，考證翔實深刻，對於海洋生物「龜類」和「殼類」的認識有開創性的描寫。

張衡〈西京賦〉中有對於龜類的鋪陳描寫：「其中則有鼃鼃巨鱉，鱣鯉鱣鯢，鮪鮓鱠鮓，脩額短項，大口折鼻，詭類殊種。」<sup>57</sup>薛綜注：「詭類殊種，多雜物也。」左思〈吳都賦〉：「鼃鼃鱣鯢……葺鱗鏤甲，詭類舛錯。」<sup>58</sup>張銑注：「言海物皆如葺飾其鱗，彫鏤其甲，詭怪異類，互相舛錯也。」左思〈吳都賦〉「鼃鼃鱣鯢」已出現「鼃鼃」。再者，從俗民生活上，多可見其可食用且味道鮮美，是人民宴客時的一道水產野味。而考諸文學價值，因其作「異物」之「龜」旁部件和殼類「虫」旁部件，又與漢賦開創「艱難奇字」所形成的「瑋字聯翩」的美感特徵相符。這些異物的品類，是民國賦對於漢魏大賦羅列排比、體物逞辭的接受和繼承。

接下來一段說明，藉異物處境以喻外在社會國家環境的險惡。鼃鼃性情雖然遠逸、知白守黑，但因外在所居處之境已失去安全屏障，陷於災難危墮困厄之間，雖想潛隱於淵嘿之深處，已是不可能之事。在此，賦文開始藉由鼃鼃隱深幽闇的性情發出嚴厲諷刺，控訴受外在居處環境影響，被迫無法選擇逍遙自適的人生，由此適切點出當時國家時局的不安、戰爭倥偬，以及列強侵略及軍閥割據的紛亂，人民的身不由己的困頓：

獨情遠而性逸，甯知白而守黑；伊性尚之各殊，迺靜躁之異德。  
哀河清之難俟兮，悼橫流其焉極；或暴骨而與尸兮，或墮都而喪國。  
鴻鵠失其高棲兮，鼃鼃昧其故域。猛獸困於檻穽兮，鷲鳥折

<sup>55</sup> [北宋]陳彭年等：《宋本廣韻》（北京：中國書店，1982年），頁144。

<sup>56</sup> 徐復等編：《古漢語大辭典》（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1年），頁2263。

<sup>57</sup> 張衡：〈西京賦〉，費振剛、胡雙寶、宗明華：《全漢賦》，頁417。

<sup>58</sup> 蕭統編，李善注：《文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頁205、206。

其羽翼。神龜淵嘿而藏骨兮，文豹隱蔽而留皮。嗟使君之見獲兮，尚容與乎方池。絜志雖見諂於莊周，比德應無慚乎仲尼。<sup>59</sup>

這段幾乎每一句都用了至少一個典故。如：「知白守黑」（《老子》）；「靜躁」（晉·張華〈答何劭〉詩）；「河清」（《左傳》）；「鴻鵠」（《管子》）……等，與龜鼈有直接關係的，是「神龜淵嘿而藏骨兮」引用《莊子·秋水》：

莊子釣於濮水，楚王使大夫二人往先焉，曰：「願以境內累矣！」莊子持竿不顧，曰：「吾聞楚有神龜，死已三千歲矣，王中笥而藏之廟堂之上。此龜者，寧其死為留骨而貴乎？寧其生而曳尾於塗中乎？」二大夫曰：「寧生而曳尾塗中。」莊子曰：「往矣！吾將曳尾於塗中」。<sup>60</sup>

王先謙《莊子集解·序》指出：「余觀莊生甘曳尾之辱，卻為犧之聘，可謂塵埃富貴者也。」<sup>61</sup>賦作引《莊子·秋水》之典，莊子原意是透過「泥龜」，喻人的價值在於保有高尚的節操，切勿為了權勢地位而改變。世俗人汲汲營營透求的名利財富如塵埃一般，使人失去本性、失去自由，完全不值得一顧。並要人進而達到生死齊一、崇尚自然、曠達的思想境界。值得注意的是，在賦文裡，用得卻是《莊子·秋水》的「反義」，也就是說「神龜藏骨」，只要留得一條命在，都要等待河清，即使忍耐的時間漫長遙遙無止期。

因此，下段文就立即接上「尚容與乎方池。絜志雖見諂於莊周」，並以儒家孔子的「比德說」力勉修飭品行、苟全性命於亂世，發揮萬物皆有可珍貴之處：

夫物貴固有可賤兮，賤亦有可珍。高神龍之不制兮，慕尺蠖之求伸。恥充體以殘物兮，甘晦采而自全。比麒麟之不殺兮，方蚌蛤而延年。

嗤大禹之入國兮，慙魯叟之厄陳。雖服養於駟僮兮，終哀矜乎仁人。

齊萬戴於晦朔，與天地同流。短劉禪之忘蜀，薄箕子之朝周。

<sup>59</sup> 但植之：〈鼈賦有序〉，頁1、2。

<sup>60</sup> 〔清〕王先謙：《莊子集解·序》（上海：商務印書館，1933年），頁98。

<sup>61</sup> 同上註，頁1。



非夷非惠，先知先覺；氣凌青雲，身違焦剝。蓋志大而心小，故食清而遊濁。神智有時而困，禍釁起於不虞。儻反轡乎舊都，庶收功於桑榆。<sup>62</sup>

其以「物既有貴亦就有賤；有賤亦就有珍」之理，展開言說「尺蠖之屈，以求信（伸）也。」（《周易·繫辭下》）之寓意，言「龜鼈」即以喻「人」，即使委屈求全、苟活性命於亂世，因幸或倘遇有「仁人」哀矜憐憫相助，或許有能力挽救回到原來居住之所。亦即在某一方面雖有損失；但在另一方面猶有成就。因此韜光養晦收斂光采，隱藏才華不使外露，保全性命不為世所知，期庶收功於桑榆。充滿了離亂時代的一份悲愴的救國、救民之理想。

本賦從海上巨龜的被捕放置在「大世界」遊樂場供人展覽參觀，寫到文人淑世救國的理想抒發，轉折之間發揮了漢賦以來以迄到民國賦「感懷諷諭」的特色與價值。由是，章太炎稱許但植之：

漢賦尚矣。後之作者，絕塵莫及，自來造作，要不能脫唐人藩籬。  
但植之茲篇上方不足，下方有餘，六朝人集中，亦多見之。<sup>63</sup>

特別是「茲篇上方不足，下方有餘」一句，意謂但植之作此賦前半部為體物寫龜鼈之龜；後半部則是發揮漢賦作家運用典故、引喻連類取譬之修辭，在曲終雅奏之際，抒發憂國憂民之淑世感懷。

#### 四、結語

不論是人或國家，常從異己關係的對照中發現自我，形成自我／他者之間的關照比較。傳統中國對待異族或異物，往往帶有一種華夷之辨的文化優越感，與之相關的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天下觀。古代天子掌管的「天下」常常是一個文明的空間觀念，而不是一個有明確國界的地理觀念。所以周圍的國家，它們文明等級比華夏中原低，應當向統治的天子進貢朝拜。這在漢代賦作的「異物」書寫中，亦可常見大漢天威的展現。葛兆光曾經指出：

漢代以後，雖然張騫、班超、甘英和很多人都到了很遠的地方，但是中國人想像的「天下」還是以「中國」為中心的，加上日益擴大的「四夷」。但是這幅圖像，只是中心明確，四邊卻很模糊，

<sup>62</sup> 但植之：〈龜鼈賦有序〉，頁2。

<sup>63</sup> 同上註。

這是中國人的常識，雖然印度、阿富汗、伊朗、巴基斯坦等中亞與西亞諸國加在一起，再算上日本、東南亞、朝鮮，以及北邊的廣袤土地，遠遠比中國要大得多，但從漢到唐，中國人仍然覺得它們仿佛在文化上無聲無息。所以沒有覺得外面有個另外的「世界」。<sup>64</sup>

然而，相較於中國以外的歐洲，從 15 世紀到 17 世紀時期，西方的大航海時代以及伴隨而來的地理大發現，以及往後在殖民開拓、異物的發現，乃至生物學或人類學的相關分類知識的建立的經驗中，西方人在與異族文化的比較中，確立了自己處於中心的或較高的地位，包括所謂「現代物質文明」、「經濟富庶」等現代化進程中之價值。相對的，東方世界反而成為「未開化民族」、「蠻族」等所謂「他者」。19 世紀以降的近現代中國歷史所經歷的世變，以及民初上海、天津等大城市所存在的「租借地」（「新世界」在英租借；「大世界」則在法租借），光鮮奇幻十足的現代都會面貌，對中國文人而言，折射的是對於「異物」的陌生化、新奇感。雖然「俯察品類之盛，所以遊目騁懷，足以極視聽之娛，信可樂也。」（〈蘭亭集序〉），然就像「大世界」遊樂場的招牌物件「哈哈鏡」<sup>65</sup>一樣，透過多角稜鏡，它可以把人照成千奇百怪的模樣，同時「哈哈鏡」及其它西方帶來的新奇異物，亦折射出中國面對異族、異物，乃至異文化的歷史變動及曲折。西方人在擴張的時候發現的異文明，就像是找到了一面鏡子，透過這面鏡子看到了自我中心的位置。相對的，「大世界」如織的遊客，當中國人透過「哈哈鏡」返照扭曲的自身，歡笑之餘，折射出的是自身民族國家的孱弱。鳳郎的〈新世界賦〉就相當清晰的表述「感時憂國」之思：「歌曰：『大陸起龍蛇，國危如累卵。無術挽狂瀾，衷懷空憤懣。』和曰：『何須鬱鬱滿衷懷，冷眼看他當道豺。未必鴛鴦非幸福，游新世界與君偕。』」<sup>66</sup>游新世界的及時行樂，或許是對國事紛亂、兵馬倥傯的無可奈何安身遣懷之狀。

欄位及諸多文本的並置，反映的是即時性的時事及文化動態，這些個別不同的單一文本在編輯者的編排策略，包含顧及廣告行銷及讀者閱讀品味等等文本編輯中，透過文字及圖像，也一併讓時代氛圍及時人心境得以

<sup>64</sup> 葛兆光：〈古代中國的「天下」，近代世界的「萬國」〉，《古代中國文化講義》（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6 年），頁 8、9。

<sup>65</sup> 早在「大世界」的前身「樓外樓」時期，就以電梯、哈哈鏡、屋頂觀景、固定的評彈、灘簧和滑稽演出吸引遊客。「大世界」遊樂場的廣告詞特別說道：「入大世界窺哈哈鏡，吡妍易色肥瘦改容，成反比例悟齊物理，光學作用如是如是，相視而笑莫逆於心，此窺哈哈鏡之樂也。」

<sup>66</sup> 鳳郎：〈新世界賦〉，《新世界》，1918 年 9 月 11 日。

紀錄保存。以民初政治、社會動盪之下「感時憂國」的面向來說，上文分析病鴻〈春日遊大世界賦〉，賦作是著眼於呈現「大世界」遊樂場各種新奇物狀品類之盛，然除此之外，病鴻另有〈中秋夜遊大世界賦〉刊載於1922年10月6日的《大世界》。〈中秋夜遊大世界賦〉將「遊大世界」與「登樓」交相呼應，文中透欣賞魔術表演如「空中取月」，眾人雅集相聚「邀來月影於杯中」，<sup>67</sup>雖然中秋佳節令人歡愉，然背後亦不免連結傳統文人作品如〈蘭亭集序〉、〈春夜宴從弟桃花園序〉等之無常感懷。也因此「一番流覽，幾度逢迎，仙槎已去，丹粒方成」<sup>68</sup>。感時抒懷不言可喻。此外，在《大世界》第二版同一版面〈中秋夜遊大世界賦〉正下方，則有懺愁的〈中秋譚片〉一文，正可以作為互文參照。在〈中秋譚片〉當中，首敘中秋佳節，明月普照對「大千世界」自然節氣的一種「感時」情懷：「金風颯颯，玉露瀼瀼，倏又到了中秋佳節。那一輪明月，普照大千世界一般。騷人墨客，定有許多賞月的韻事，不肯辜負這美景良宵。」<sup>69</sup>但是，因「目擊國事蝸蟻，兵戈紛擾」，文中遂繼起敘述如何勾連志士仁人「無奈何寫幾句勉強尋歡、苦中作樂的話兒，也來點綴點綴罷」。<sup>70</sup>再者敘述作者因「兵禍連結、民不聊生」的「憂國」之憤：「無非是軍閥和政客軍的爭權攘利，擾得大地無一片乾淨土」，憂國之憤懣亦顯其中。有趣的是，病鴻的〈中秋夜遊大世界賦〉是置於「歡喜世界」欄目；而緊接的懺愁〈中秋譚片〉則是編排在「滑稽世界」欄目。由「歡喜」到「滑稽」，就欄目及文章有呼應承續的關連性存在而言，不免予人在感時憂國、世事無常當中，一種虛無荒誕，惘惘威脅之感。

同樣的互文關係，亦可從童繡佛女史這一作者來考察。除了上文所引分析之〈遊大世界賦〉（《大世界》1917年8月19日）當中，童繡佛女史極盡耳目之娛寫下《大世界》之盛景外，童氏另有〈邀女友秋夜賞月啟〉一文，刊登在《大世界》1919年10月13日第二版「歡喜世界」欄，童繡佛女史提到「蓋聞佳景，莫妙於春桃，而秋桂尤饒逸興。怡情最宜於曲榭，而高樓尤愜幽懷。」<sup>71</sup>文中不惟以「秋桂」表述「感時」，也以「高樓」抒遣幽懷，隱約點出「登樓」銷憂的悽愴感發；而接下來「是以赤壁夜遊，蘇東坡因之作賦，洞庭秋泛，劉禹錫藉以吟詩。」<sup>72</sup>引用東坡夜遊寫〈赤壁賦〉「水」、「月」意象為喻，說明「變」與「不變」之理，表達曠達胸襟，不再渺懷美人憂國之感傷。此外，在同版〈邀女友秋夜賞月啟〉之正下方「滑

<sup>67</sup> 病鴻：〈中秋夜遊大世界賦（以月到中秋分外明為韻）〉，《大世界》，1922年10月6日。

<sup>68</sup> 同上註。

<sup>69</sup> 懺愁：〈中秋譚片〉，《大世界》，1922年10月6日。

<sup>70</sup> 同上註。

<sup>71</sup> 魯童繡佛女士：〈邀女友秋夜賞月啟〉，《大世界》，1919年10月13日。

<sup>72</sup> 同上註。

稽世界」欄位，另有明哉〈新禽言（傷南北議和未成也）〉一文寫下：「泥滑滑、泥滑滑，奈何國土如囊括。莫謂中原無主人，令我儒冠衝怒髮。」<sup>73</sup>以及「主戰終無良好果，累年兵禍擾干戈。……巢覆未有卵能完，努力前途休自懦。不如歸去，不如歸去，胡為自由來逼處。」<sup>74</sup>由是可知，賞月感時（〈邀女友秋夜賞月啟〉）與憂國憤懣（〈新禽言（傷南北議和未成也）〉）之並置，係由報刊編輯將不同類型的多重文本匯聚在同一版面，文本所呈現之事項及作者心境雖各有不一，但匯聚在同一版面，則是歷史現實動態的匯聚勾勒。

民國上海遊樂場擺設的各種蒐羅自然界與人為科技研發的「異物」，雖然帶來了歡樂，卻也讓感時憂國的文人，在賦作中述寫憂懣的情志，世界圖像的改變，權力關係的置換，京都皇城不再是天下中心，大世界上「萬國」的林立，正像遊樂場的眾多異物展演般，帶出了新的賦作筆調與文學場域。

---

<sup>73</sup> 明哉：〈新禽言（傷南北議和未成也）〉，《大世界》，1919年10月13日。

<sup>74</sup> 同上註。

附錄：

章炳麟〈鼃鼃〉：

上海大世界園，有物如龜，云自嶺海隨浪而下，為舫人所得者，大若圓案，重二百六十斤。文似瑇瑁，然甚粗劣，鳴吼如鵝鴨聲，四足如鱗。縵胡無指，余與旭初鷹若同觀，識為鼃鼃，因賦是詩。逾年友人鍾憲鬯自杭州來，因說清末某園嘗得是物之十餘日或言肉甚美，乃就水中牽出將殺焉。是物出水流淚沾地不能自止，適過客見之以銀幣購歸放之江中，乃知物之靈者與常蟲有異實矣。

萬里清江使，漁師未識顏。  
倒瀾輕自試，靈氣向人孱。  
無趾真遺土，長鳴尚護斑。  
儻能隨海若，莫為朵頤還。<sup>75</sup>

汪東〈鼃鼃奉和餘杭師〉：

浩蕩南溟濶，風濤恣所之。  
一朝試騰躍，從此失津涯。  
文采終為害，呻吟自宛悲。  
泥塗堪曳尾，爾獨遜神龜。<sup>76</sup>

但燾〈鼃鼃和章太炎先生兼示旭初〉：

民國十六年，榜人有航南海者，張網獲巨龜，能鳴無趾，與本草綱目、說苑所云四足縵胡無趾，龍翅蛇頭者無異。餘杭章太炎先生往遊上海大世界，識為本草、海賦所云之鼃鼃，蓋靈龜紫螭之屬也。太炎先生賦詩一章，汪君旭初和之，余繼成七章，意有未盡，復造短賦一篇。昔者唐家鄉漁人網得是龜，與余在上海所見者同而碩大過之。爰請於主席唐公留置平里廟荷池中，以供遊人之覽觀。搜行篋得舊作七章書而張之壁，庶有屬和者，亦博物君子之所不遺也。民國二十年六月但燾識於中山縣教育局。

<sup>75</sup> 章太炎：〈鼃鼃〉，《中山縣縣政季刊》第1期，1932年，頁151。又收入《制言半月刊》第43期，1937年，頁2。

<sup>76</sup> 汪東：〈鼃鼃奉和餘杭師〉，《中山縣縣政季刊》第1期，1932年，頁151。

太息清江使，先知世所奇。  
騰溟同鼉屬，耀采擬靈○。  
跋浪心猶壯，支牀願豈隳。  
河清終可○，不必憶南垂。

異物來南海，還江未有期。  
臧文居自麗，蘇武節猶持。  
掉水疑蓮葉，潛身等石池。  
長鳴如有憶，淵嘿愧神龜。

知爾壽千載，興亡應可詳。  
銜符窺智畧，鑽筭想文章。  
有夢歸滄海，無心到廟堂。  
縱然嗟失足，猶幸免劓腸。

藏智終無用，含神不自謀。  
遊淵欣得所，行陸竟離憂。  
萬載同朝暮，殊方等一丘。  
周官亡太卜，餘命足優游。

相背龜鼉似，聞聲玳瑁羞。  
雖然傷一蹶，終自有千秋。  
失路非常往，圖形偶見求。  
池魚且莫笑，即此是靈湫。

通使終難達，知兵祇自囚。  
耀鱗如負字，失路豈吞鉤。  
比豹餘文采，方珠損怨尤。  
幾時還舊宅，應可息周流。

龍翅誰能辨，蛇頭未足奇。  
魯班勞刻畫，子政費尋思。  
戲渚驚連壁，嬰羅尚綉衣。  
法天虛想像，今始識清儀。

余既以鼃鼃舊作向海內索和，復寓書海上徵得章太炎先生原唱，及其高足弟子汪君旭初和章並榜之壁。他日將伐石勒之以留韻事，特識其緣起於此，民國二十年七月但燾識。<sup>77</sup>

## 徵引文獻

### 專著

- 〔西漢〕桓寬著，王利器校注：《鹽鐵論》，北京：中華書局，1992年。
- 〔西漢〕陸賈著，王利器校注：《新語》，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
- 〔西漢〕司馬遷：《史記》，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
- 〔東漢〕班固：《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4年。
- 〔東漢〕王符著，彭鐸校正：《潛夫論》，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
- 〔魏〕曹植：《曹植集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18年。
- 〔蜀〕陳壽：《三國志》，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
- 〔南朝梁〕蕭統編，李善注：《文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
- 〔北宋〕陳彭年等：《宋本廣韻》，北京：中國書店，1982年。
- 〔清〕王先謙：《莊子集解·序》，上海：商務印書館，1933年。
- 郁慕俠原著、蔡登山主編：《生活在民國的十里洋場：上海鱗爪（風華篇）》，臺北：新銳文創，2019年。
- 徐復等編：《古漢語大辭典》，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1年。
- 馬積高：《賦史》，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年。
- 陳玉堂編著：《中國近現代人物名號大辭典》，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
- 傅湘源：《大世界史話》，上海：上海大學出版社，1999年。
- 程章燦：《魏晉南北朝賦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
- 費振剛、胡雙寶、宗明華：《全漢賦》，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3年。
- 黃水雲：《傳承與拓新——唐代遊藝賦書寫》，臺北：文津出版社，2012年。
- 葛兆光：《古代中國文化講義》，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6年。
- 廖國棟：《魏晉詠物賦研究》，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90年。
- 熊月之主編：《可愛的上海：一百六十年上海知識問答（1843-2003）》，上海：學林出版社，2004年。
- 龔克昌：《全三國賦評注》，濟南：齊魯書社，2013年。

<sup>77</sup> 但燾：〈鼃鼃和章太炎先生兼示旭初〉《中山縣縣政季刊》，頁150、151。

### 期刊論文

- 李福順：〈張衡《西京賦》水人解〉，《社會科學戰線》1980年第3期。
- 汪東：〈鼃鼃奉和餘杭師〉，《中山縣縣政季刊》1932年第1期。
- 但燾：〈鼃鼃和章太炎先生兼示旭初〉，《中山縣縣政季刊》
- 耿占軍：〈漢唐長安樂舞百戲演出場地的選擇及其啟示〉，《唐都學刊》第6期，2005年
- 郝文倩：〈張衡《西京賦》魚龍曼延發覆——兼論佛教幻術的東傳及其藝術表現〉，《文學遺產》2012年第6期。
- 章太炎：〈鼃鼃〉，《中山縣縣政季刊》1932年第1期。又收入《制言半月刊》第43期，1937年。
- 饒宗頤：〈賈誼〈鵬鳥賦〉及其人學〉，《東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5卷第4期，2003年8月。
- 〔美〕高德耀：〈曹植動物賦〉，《文史哲》1990年第5期。

### 學位論文

- 沈亮：《上海大世界（1917-1931）》，上海：上海戲劇學院博士論文，2005年。

### 報紙文章

- 了餘：〈大世界觀跑冰賦〉（仿吳錫麒鶯脰湖觀漁賦體），《大世界》，1918年3月18日。
- 不著撰人：〈大世界廣告〉，《申報》，1920年12月8日。
- 不著撰人：〈發刊辭〉，《大世界》，1917年7月14日。
- 但植之：〈鼃鼃賦有序〉，《制言》第27期，1936年。
- 來：〈公鷄生蛋現陳列大世界備博物家研究〉，《大公報（天津版）》第11版，1923年3月10日。
- 明哉：〈新禽言（傷南北議和未成也）〉，《大世界》，1919年10月13日。
- 病鴻：〈中秋夜遊大世界賦（以月到中秋分外明為韻）〉，《大世界》，1922年10月6日。
- 病鴻：〈春日遊大世界賦〉，《大世界》，1918年4月22日。
- 童繡佛女史：〈遊大世界賦〉，《大世界》，1917年8月19日。
- 鳳郎：〈新世界賦〉，《新世界》，1918年9月11日。
- 魯童繡佛女士：〈邀女友秋夜賞月啟〉，《大世界》，1919年10月13日。
- 雙木：〈新世界賦〉（仿曹子建銅爵台賦），《餘興》第18期，1916年？月。
- 懺愁：〈中秋譚片〉，《大世界》，1922年10月6日。